

听老吴

韶韶

吴晓平 著



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晓平 著

听老吴 韶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老吴韶韶/吴晓平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99-2522-6

I. 听...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715 号

- 书 名 听老吴韶韶
著 者 吴晓平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52 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522-6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部分照片

由网友顺治爷、典典97、徐帜丹、孙瑞玢等人
友情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王昕宁

封面设计 郭 鸢

本书部分文字

为《金陵晚报》“雨花石”专栏结集而成。

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让·雅克·卢梭

真话可以不说（有时不让说），假话绝不能说。

——吴晓平



序

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书名现在早已忘了，只记得是让·雅克·卢梭写的，扉页上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半辈子下来，可以说，我就是为这句话而活着的。

那时正逢文革，我家成分不好，本该沐浴风华年少的心灵，受尽了欺凌。自以为尝透人间冷暖了，就躲起来戚戚摸摸^①地写诗，写小说。还找了一个厚笃笃的大本子，开头恭恭敬敬录上这句话，准备洋洋洒洒写一番坎坷人生了。

一晃过去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里，我真正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也侥幸发表过百多万字，出过三四本书，但我那段稚嫩的文字，始终躺在厚笃笃的本子上，似乎已被遗忘。

忽然便红了起来。

因为电视台开了个方言节目，我这个不会普通话的老头儿在上面韶啊韶的，居然就韶红了起来。报社要为我开专栏，出版社约我

^① 南京方言，不吱声不吱气，偷偷摸摸。

写书……想我老鼠似的，吭哧吭哧在文坛咬了那么多年，一直咬不出头，怎么才在电视上晃两天，就突然晃红了起来呢？

烦不了那么多，这年头，人一红就出书，连小学生、网络大姐都能出，我为什么不能趁热打铁出一本玩玩呢？这便重新翻出当年厚笃笃的大本子。岁月的风尘早已模糊了那段稚嫩的文字，曾经雪白的纸张，已经微微发黄，只有写那段文字时的心情，随着时间的积淀愈加沉厚，像一块轰然跌落的玻璃，尖利地划过心房，隐隐还闻得那穿过时空的凄厉的回声……

于是，我决定落一回名人出书的俗套，出一本书——不是为了臭名远扬，实在是我的文人恶习难改，心里有东西就总想发泄出来。机会来了就说，不说白不说。

出版社催稿甚急（大概怕我红不了多久吧），原打算写个序，把过去发过的散文归归类，出本散文集算了。又觉得这么做，实在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读者买书，是想看到一点新鲜东西，了解老吴背后还有什么值得报料的东东（东西）；我既然难得逮到一次写书的机会，就应该写一些心底早就想写而没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以自传的形式，从头写起。至于曾经见诸各类报刊的散文，我也归纳在自传的体系里，分成家庭篇，女儿篇，走上荧屏篇，生活感悟篇。这样省些事，配以老照片，新照片，虽然是本四不像，却也是我的本来面目了。

因为，本书所记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记录，没有一丝虚假成分。包括我从来不想揭开的疮疤，隐痛……不堪回首的点点滴滴，我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的读者。

曾经写过一本《金陵二胡》，出版社征询该书书名时，我原想叫《南京老吴》的。但编辑说，最好和你电视栏目有点关系。我说，那好，就叫《听老吴韶韶》吧。

是为序。

目 录

序	1
---	---

自述篇

混沌童年	3
压抑青春	11
小厂大磨炼	27
我要读书	39
记者生涯	54
误入荧屏	68

女儿篇

女儿是片大自然	85
给女儿上紧箍咒	91
风筝断了线 ——女儿离家故事(1)	98
男儿有泪不轻弹 ——女儿离家故事(2)	101

放飞是鹰	104
——女儿离家故事(3)	
祖国情结	107
——女儿离家故事(4)	
寂寞除夕	110
唠叨	113
隔海过大年	116
常回家看看	119

家庭篇

我和老岳过日子	125
嫂子	132
母亲的身影	138
寂寞除夕	141
忙碌年夜饭	144

走上荧屏篇

唐突美少女	149
哪个考哪个啊	152
韶韶“老吴韶新闻”	155
到老不成器	162
“坐台”乱梳妆	165
硬着头皮上	168
上门探宝宝	171
真情寻网友	174
当名人真好	177
新来乍到	180
扎进美女堆	183

生活感悟篇

床上休闲	189
写文与作文	192
男人心态	195
酒功	197
吃酒拱桌肚	200
偷吃猪头肉	203
提壶不看人	206
买房梦	208
又上一当	211
——购房尴尬事之一	
一纸合同	213
——购房尴尬事之二	
一步一个谎	215
——购房尴尬事之三	
运输大队长	217
——购房尴尬事之四	
买车上厕所	219
——开车心态一	
难得老年痴呆	221
——开车心态二	
开车磨性子	224
——开车心态三	
无事勤遛车	227
骑车找快感	230
老狗	233
同房不快活	236
帮小四一把	239
二姑娘倒贴	242

下水窥美人	245
眼红看什么	247
楼里来了一只猫	250
劝人不离婚	253
看狗识主人	256
写稿得罪人	258
看老孙修车	261
炒房炒成房东	263

听小吴韶韶	266
——代后记	
老吴与“雨花石”	271
——再代后记	

自述篇



混沌童年

生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初四，属羊的。按老南京说法，我是冬天里的羊，没草吃，是一只苦羊。

小时候的确很苦。弟兄姊妹四个，我是老巴子^①。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我名列第四，身上衣服可想而知。记忆中，冬天的棉裤脚始终缩在磕膝头^②上，早晨抖呵呵钻出被窝时，要费好大劲将长筒袜往上拽，拽上去像绑腿一样勒住了裤脚，感觉便暖和一些。晚上，奶奶总是在昏黄的灯下用旧布废絮为我接续棉袄的袖口，一边接还一边叹气，唉，这些娃儿家，怎么风吹了一样长呢？

父母都在省级机关工作。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风暴中，父亲因为向当时的厅领导提了点意见（父亲后来告诉我，就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意见，便在运动后期凑数字选中了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下放江浦老山林场，监督劳动。妈妈本来未受牵连，领导说，只要她和爸爸划清界限，不但没她的事情，还可

① 南京方言，排行最末的孩子。

② 南京方言，膝盖。

以提拔到团省委去做领导工作(几十年后,当我看到妈妈年轻时的美丽照片,我会对当时的谈话,衍生出许多想像)。但妈妈拒绝了。她说孩子还小,这个家需要我,他也需要我。所以她不但没有划清界限,还主动要求和爸爸一道下放,去农村照顾他。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后来陆续知道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九五七年我才两岁,后来略微产生记忆,也只知道父母在乡下上班,奶奶一人领我们四个娃儿在城里过活。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奶奶给我的印象最深。家里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小床姐姐睡(我们好羡慕她,她是老大),奶奶带我们三个男娃头儿睡大床。两个哥哥颠倒头睡一个被窝筒,我和奶奶睡另一个被窝筒。两个哥哥每晚为扯被子和脚臭的问题,在床上翻江倒海地折腾;我也不习惯睡奶奶脚跟头,喜欢挤奶奶怀里。以至于我上小学了,有时人面前往奶奶怀里一偎,手还习惯地探到奶奶怀中,邻居王师母就会板起脸,“啪”的打落我的小手,喝道:这么大的娃儿了,还丑不丑?

奶奶温暖的怀抱也不是那么好偎的。还没上小学,我每天就要陪奶奶去夫子庙菜场排队买菜。清大巴早的,奶奶就扯着我耳朵起了床,悄悄从门背后拎起菜篮,来到街上。天还没亮,贡院街上的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扫地了,单调的“刷刷”声清晰而迷人。那些坏了的路灯,眨巴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催人昏昏欲睡。我一手揉着眼屎,一手被奶奶拽着,脚不沾地直跑。奶奶是小脚,我真奇怪,她两只小脚一颠一颠的,移动那么迅速,嘴里还不停地催,快,快,去晚了排不上队,我看你们今儿个吃什么?

菜场在文德桥下,多远就闻嘈杂的人声,还有一股烂菜边的味道。熟悉的声音和气味,刺激得奶奶格外亢奋。就见她一溜烟来到菜场外的豆腐摊前,变戏法似的从菜篮里摸出半块红砖,放在队伍后,还插葱捣蒜地跟前后打个招呼。然后一把又扯住

我冲进菜场，扫视着各个还没有上菜的菜摊，急切询问着，这边是卖青菜么？这块阿^①是排包菜啊？问准了，就让我排在一个她认为选准的队伍前，自己挪动着小脚，寻找下一个目标。

菜，终于来了，队伍一阵骚动。奶奶此时像冲锋陷阵的将军，哪个菜摊有她合适的菜，她便奋不顾身地往里挤，篮子高高举在头上，踮起脚，头发蓬乱，脸涨得通红。突然发现我排的队伍也要到了，便挤过来，换下我，叫我赶快再到豆腐摊前，看看那块砖头有没有给人踢飞……

菜篮里终于装上一些菜了，满头大汗的奶奶还会叹着气，领我来到文德桥边，在垃圾堆上拾一些刚刚扔掉的、新鲜的菜边。这个工作，通常奶奶不会要我干，我这时便走到文德桥边，惊讶地发现，天早已亮了，刚才还乌黑的河水，此刻清亮亮地呈现在眼前，欢快地向前流淌。

童年是艰涩的，艰涩的童年里也有短暂的欢乐。爸爸妈妈回来的日子，我们全家就会像过节一样开心。爸爸妈妈每个星期天都会回来，有时一道回，有时分别回。每次回来都不会空着手，几块豆饼，一小袋山芋干，有时还会和老乡换一点野货，野兔呀，刺猬呀，全家打打牙祭。我最开心的是，妈妈每次回来，都会偷偷领我出去吃零食。冬天里的一个烤山芋，夏日街头一杯冰镇酸梅汤，三分钱一根的马头牌桂花冰棒，四分钱一个油球，都能让我在小伙伴前夸耀很长时间。更说不出口的一个理由，就是和妈妈睡觉，在妈妈怀里撒娇！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妈妈一个人回家。只要是妈妈一个人回来，她晚上必定带我睡觉。哇，躺在妈妈丰硕的怀里，我像来到天堂！！在我长大后好久的日子里，妈妈一回忆起我小时候的憨态，就忍俊不禁，说

^① 阿，南京方言中的前置疑问词。